

# 吴兴华诗文集·文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期的吴兴华



少儿时期的吴兴华与家人（后排中立者为吴兴华）



吴兴华和两个女儿



吴兴华和大女儿

## 素 絲 行

看啊如同七天的銀河從三個  
姊妹手中流出來成匹的素絲  
象珠和玉指亂入品潔的顏色  
急促的波動重到承的盤裏

這樣唱續著軟弱無助如孤兒  
當漆墨瞳子的她細心的擧起  
另一個手持一管金粟的短尺  
橫直的度量——像神度量著生命

不要把我向左推也不要向右  
加重我在的質量或者減輕我  
讓我片時停止在無限更變中  
靜觀自己，戰慄而無方法捉摸

沒有形式也沒有先入的印跡  
第一個來引就會佔據我全心  
而你們將會怎樣引導我，三個  
無名的姊妹，走上迥迥的各路

# 目 录

## ○ 散文

- ▣ 沙的建筑者 / 3
- ▣ 记诗神的生病 / 7
- ▣ 从动物的生存说起 / 10

## ○ 论文

- ▣ 谈田园诗 / 15
- ▣ 《菲尼根的醒来》 / 18
- ▣ 《乔易士研究》 / 22
- ▣ 《秋天的日记》 / 24
- ▣ 《现代诗与传统》 / 26
- ▣ 两本关于叶芝的书 / 28
- ▣ 游梦者 / 31
- ▣ 谈诗的本质——想像力 / 33
- ▣ 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 / 36
- ▣ 《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 / 59
- ▣ 马洛和他的无神论思想 / 101
- ▣ 读《通鉴》札记 / 142
- ▣ 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 / 155

## ○ 译文

- ▣ E. V. Lucas: 城市里的一周 / 179
- ▣ 本杰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散文书简选 / 182
- ▣ Karel & Joseph Capek: 生命的火焰 / 200
- ▣ Karel Capek: 园丁的一年 (选译) / 207
- ▣ E. V. Lucas: 运命 / 211

- E 厄 Lucas: 危机 / 214  
 M 梅特林克: 檀塔琪儿之死 (选译) / 217  
 M 梅特林克: 闲人者  
 ——献给我死去的父亲 / 223  
 萨基: 帕克尔泰德夫人猎虎记 / 240  
 萨基: 马克 / 244  
 詹姆斯·乔易士: 友律色斯插话三节 / 249

## ○ 附录

- 介绍吴兴华的诗 周煦良 / 261  
 吴兴华的诗与译诗 卞之琳 / 262  
 吴兴华——抗战时期的北京诗人 [美] 爱·冈恩 / 268  
 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  
 ——为亡友吴兴华画像 郭蕊 / 273  
 忆兴华 孙道临 / 281  
 关于吴兴华 郭正中 / 283  
 从日本占领区走出来的诗人学者吴兴华 张泉 / 285  
 忆兴华 谢蔚英 / 303

# 译 文

## E.V.Lucas 城市里的一周

也奇怪，一周有那么多天，可是我们光有这么一个形容词“礼拜一式的”；其实并不光礼拜一有一种正面的特性。干吗不说“礼拜二式的”或者“礼拜三式的”呢？这两个，哪个对我都有同样多的含意，特别是“礼拜二式的”，原因是礼拜一最主要的应受斥责的缺点就是：因了它一周的忙碌才开始，可是要拿这个跟礼拜二绝对的平淡无奇比较起来，我觉得礼拜一这缺点简直还可以算一种美德。开始一个新周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虽然传统思想一向认为它是。开始原来是一种高尚的工作；但是挺没意思地接下去，人家鼓勇开始了一件事业，你在后头老老实实地跟着——这个，要是你愿意的话，真可以说是可恨了。

礼拜一也可能是很平淡无奇的，可是那种平淡跟礼拜二不同。礼拜一的平淡是因为一个人净开逛了，也许是净像百合花似的，不知不觉地吸收着生命的要素；因为又得等那么好几天一周才能完；因为昨天已经是过去不再来了。而礼拜二呢，它那种平淡才是真真正正的，一无所有的平淡；礼拜二什么都没有。你要是想知道它什么都没有，到何种程度，可以到，比方说吧，布莱登随便哪个周末的旅馆里，一直等到那些礼拜六到礼拜一的居民完全没影儿了。到礼拜二你可就到底儿了。菜单也到底儿了——没有侍役头儿愿意给一个礼拜二来的客人卖命。礼拜二这个字 *Tuesday* 又很难拼，好些从其他各方面说起来都可以算是受过高深教育的女子一拼起来老把 *e* 写在 *u* 前头：为什么这样就不可以呢？有什么特殊理由可以叫我们赞成 *Tuesday* 呢？

不管礼拜一有多少缺点，它也还有一个正面的特性，礼拜一带来一种反抗的感觉；可是礼拜二呢，这个下流的懦夫，它又让我们跟这傀儡生活讲和了。我并不奇怪为什么美国最近那些提倡重振宗教者从来不在礼拜一开会。这正是他们一种诡诈的表现；他们知道不等他们的磁性开始起作用时，光是死乞白赖地想克服大部分听众的礼拜一感觉已经够把他们累死的了；同时他

们还得碰见另外一个同样顽强的困难，因为剩下那点时候，大家都感觉很无趣地想道：明天又该是礼拜二了。就是这种厌倦的朕兆把礼拜一晚上的“闪亮的星儿”全给夺走了。但是既然最适宜于一个平淡的日子的事就是叫它快死，那么，礼拜二晚上的“闪亮的星光”（这是华兹华斯的诗句）可以算是最明亮的——因为这讨厌的日子不是快完了吗？还有明天不就是温柔的礼拜三了吗？

到了礼拜三，这一周才活动一点，翻过身来，开始要醒了。礼拜三常有音乐会；而一些比较值得一读的周刊也是得每到礼拜三才出版。就是礼拜三本身这个字也有一种怪好的，诚实而惹人喜欢的味——Wednesday。特别的事啦，险遇啦，很自然的会在礼拜三发生。可是对于礼拜二绝不会发生什么事这个信条，我早已就坚信无疑了。夏天里劳德棒球场在礼拜三常有很热闹的决赛，同时礼拜三又是你准可以找着你的朋友的一天。礼拜一他们没准到乡下去还没回来；礼拜五他们又出城了；就是礼拜三他们准在这儿，在家——丝毫不会错。我敢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天。

（就拿政治家来说罢，普通生命比较和善，比较富于同情的一方面他们老是认识得挺慢的，可是他们一连好几年都知道每逢礼拜三他们干那苛刻的活儿绝不能过一点钟左右。上届政府之所以失败，大部分的原因都可以推到他们的无神论上去，因为他们决定不纪念礼拜三，也不以它为一个圣洁的日子。）

到礼拜四，这一周又有点退后；礼拜三的活气也给忘了；好像又要回到手不做事的期间似的。我真不知道礼拜四是不是已经真正变成安息日了。我们最多只能说它是一个良好的诚实的日子。反正它绝不再是什么 Thor 的日子了——要是我对于这个铁匠神的名字的推测是对的话。它丝毫没有什坚强、憨直和优美的样子。要拿它跟礼拜二的小啤酒来比较，礼拜四大概可以说是香槟了；可是，不管怎么罢，它们彼此总是有联系的。我们可以把它们合在一起说。要是我是个做买卖的，我敢说我准会在礼拜一卖东西赔本，在礼拜三，礼拜五呢，赚一点儿，可是在礼拜二跟礼拜四，我准就照我原来的价钱卖，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我把礼拜五跟礼拜三合在一起算是可以跟我有交情的日子，可是它其实没有礼拜三那些优点。礼拜三是沉静的、使人放心的、和蔼的；礼拜五可就稍微

像是太激动兴奋的样子。礼拜三是屹然独立的；礼拜五则多少有点跟礼拜六共存共亡的态度。礼拜五叫人太忙了。新闻纸出版得太多了，要收拾的手提箱也太多了，这全是在礼拜五。可是当然这里面也可以找出它几种美德来；它是终结的起始，礼拜六跟礼拜日的先驱者。如果照道德家所说的话：预期比真正实现还好，那么礼拜五也许可以算是一周中最好的一天，因为人把这一天大部分的时候都花费在想念第二天以及它要带来的好处了。礼拜五最大的价值多半就是在它给礼拜六跟息工先铺好了路。至于什么它是一个不幸的日子的鬼话，我是不肯相信的。

这么着我们可就到了礼拜六跟礼拜日了。可是在这地方，分析家的能力就不能不有点摇动，因为礼拜六跟礼拜日已经是不属于那些可以解释的日子的范围之内了。礼拜一跟礼拜二，礼拜三跟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些天多半都有一个确定的特性，对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礼拜六跟礼拜日呢，我们个人愿意怎么想它们都可以。在一家里它们好像是友人或同伴似的；在另外一家那关系的恶劣就好像是苏格拉底和~~提~~提披一样。就我们大部分人说，礼拜六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天，它不过是一大堆好动的时候，一半工作，一半游戏结合在一起了。那又是我们老预先定好计划要工作什么的一天，因此结果老是失败的。我个人对礼拜六也没有什么分明不变的印象，除了我知道那天火车老是挺满的，开得又很晚，同时铺子关门都关得早极了。

礼拜日比礼拜六因人而异的程度还要利害。对于那些虔诚敬神的人们，那是充满了低缓的声音的一天，每一分钟走过时都是模糊不清的；对于那些虔诚敬神的人们孩子，那就是永恒。对于那些不虔诚不敬神的人们，那天老是濒于危境的，因为他对气压计的观察是太热心了。对甲说礼拜日会将好好的一周给弄乱了；对乙说它就是一周的本身，其他的日子不过都是在为它作准备。礼拜六跟礼拜日是不能分析的。

可是礼拜一？啊，我们又有了坚实的立足地了。礼拜一——可是我早已就讨论过礼拜一了：说起来这就是它主要的特点之一，它总是绕圈儿回来假装作新的样子。其实它一点都没有绕过。

（原载《西洋文学》1940, No. 13）

## 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散文书简选

### 近来数次屠杀的实录<sup>①</sup>

……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三，我们某些边疆城镇里面的五十七个人，事先已经计划好了如何毁灭这小小的联邦，跨上马匹、携带火枪、短剑和战斧，连夜穿过印第安地区，赶往康奈斯透哥庄园。到达之后，他们就包围了由印第安人茅舍所聚成的小村子，在破晓时分，猝然同时冲入。他们只找到三个男人、两个妇女和一个男孩，其余的居民都已经到邻近白人所住的地方去了，有的是去卖自己制造的筐篮、扫帚和碗，有的是为了其他的事情。当时他们就向这些可怜的手无寸铁的人们开火，连刺带砍，全部杀害。其中的那个小男孩还在床上就被斩成片段。所有的人都被剥掉了头皮，杀得血肉模糊。然后他们又放火，把茅舍差不多烧得精光。最后，这一帮人，因为干了这桩好事，表现了自己的勇气，洋洋自得地三三五五各取不同的途径回家了，但是因为还有若干印第安人幸免于这场屠杀，所以他们在走时尚且余怒未息。

邻近的白人在听到这桩事件的时候普遍感到不安，那些年幼的印第安人更是呼天号地——这一切都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这些残暴成性的人再度集合起来，听说其余那十四个印第安人正在兰开斯脱的临时劳役所里，他们就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突然在那个城镇里出现。其中有五十人，同以前一样携带武器，下了马，一直去到劳役所，砸开大门，有如凶神附体一样直冲进去。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看见周围没有任何

---

① 这篇文章的原题目是：《近来兰开斯脱郡一些与本省友好的印第安人惨遭来路不明的人的屠杀的实录，及关于这种事件的意见》。这里发表的是其中的一段。富兰克林在这篇文章里对白人屠杀印第安人的暴行提出了愤怒的抗议。——编者注

力量可以保护他们，逃走也绝对不可能，手边又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自卫的武器，于是就分成几小堆人，每一小堆是一个家庭，孩子紧紧地牵抱着父母。他们跪倒在地下，声明他们是无罪的，宣称他们是爱英国人的，并且说在他们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英国人。就是这样跪倒在地下，他们被一个个地砍死！男人，女人，小孩，全部遭到惨无人道的残酷的杀害！

作出这桩暴行的野蛮人充分表现出他们对政府，对一切人和神的法律是悍然不顾的，他们的行为是对他们的国家和国旗的永恒的玷辱——但是他们跨上马背，得意地欢呼，就仿佛他们打了一场大胜仗似的，然后安然离去——无人阻拦！

被害者的尸身后来被抬出来，弃置在街道上，最后才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把他们收容，掩埋掉。

但是残暴的行为是不能掩埋起来的，在这些杀人犯受到合法惩治之前，我们全国都应当对这桩罪行负责。无罪的人们流的血将要向上天呼喊，要求报复！

## 谈北美洲的野蛮人

我们把他们称作野蛮人，因为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我们不同；我们认为自己的风俗习惯已经达到文明礼貌的极峰，他们认为他们的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公正无私地考查一下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可能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民族粗野到没有任何礼节的地步，也没有一个民族是百分之百的文明，不保留丝毫粗野的残余。

印第安人在年轻时代都是猎人和战士；年老了，他们就充当顾问。因为他们全部政治就是听从年老的贤哲的意见。他们不使用暴力，没有牢狱，没有官吏来强迫服从或施行惩罚。因此他们普遍研究演讲的技巧，最善于演讲的人也就最受人拥护。印第安妇女耕田、烹饪、抚育孩子、同时在脑子里保存并且传达给后代一切有关公共措施的详情。男人和妇女的这些工作是被认为合理而光荣的。由于他们很少奢侈的需要，所以他们有很多空闲通过彼此交谈来提升自己。我们忙碌不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比起来，他们认为是奴隶式的，卑下的；我们引以自傲的知识，他们认为全是胡闹无用的东西。

在 1744 年当弗吉尼亚州政府和印第安六部族在宾夕法尼亚订立兰开斯脱条约的时候，这种情形就发生过一次。在主要事务办好之后，弗吉尼亚州的官员作了一翻演讲，告诉印第安人说，在威廉斯堡有一所大学，专设有一笔基金为教育印第安青年之用；如果六部族派遣六七个青年去到那所大学去，政府将特别关心给他们以良好待遇，并且使他们学到白种人的一切知识。在印第安人中间有一条礼节：凡是对方公开有所建议，一概不在当日答复；因为他们认为当日答复就仿佛把建议看轻了，花些时间慎重考虑以后再答复正说明他们对建议的重视。因此他们次日才作正式答复。他们的发言人开始对弗吉尼亚州政府友好的邀请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我们很了解。”他说：“你们自己对那些大学里所传授的知识是给予极高评价的，我们派遣自己的年轻人到你们那里，他们的生活，对你们说来，也将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因此我们深信你们的建议是完全出于要帮助我们的一种好意，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但是你们诸位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当然了解不同民族对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对这种教育的想法和你们的不完全一致，你们一定不会见怪。对你们的教育，我们是有过一些经验的。我们有些年轻人过去就上过你们北部诸州的大学；他们学习了你们全部的科学；但是回来一看，他们全都不善于奔跑了，对如何在树林里生活毫无所知，受不了寒冷或饥饿、既不会盖房子，也不会打鹿、杀敌，连我们的语言都说得半通不通，因此他们没有资格充当猎人、战士或顾问，变得一无所长。不过尽管我们谢绝了你们友好的邀请，我们感激的心情并不因此而减少。为了表白我们的谢意，如果弗吉尼亚州的诸位先生肯把他们的子弟派遣十几个来，我们保证对他们的教育给以最大的关怀，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传授给他们，把他们个个培养成真正的男子汉。”

由于经常有机会召开公众会议，他们在开会的时候秩序和礼貌都非常良好。老年人坐在最前的几排，后面是战士，最后是妇女和小孩。妇女的任务是密切注意会场的一切情况，把它们记牢在脑子里（因为他们没有书写文字），然后口头传给她们的子孙。她们就相当于会议的记录，连百年前的条款都能保存得完好无缺，如果拿来和我们的文字记录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永远是正确无误的。要发言的人就站起来。其他的人严守静默。发言完毕坐下以后，他还可以有五六分钟追想一下是否遗漏了任何要说的话或者还有所补充，假如

有的话，他可以再度起立发言。打断他人的发言，即使在日常谈话里，也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请看文明的英国下议院开会的情况：几乎每天都有乱糟糟的争吵，主席为了呼喊“秩序！”，把嗓子都喊哑了；再看许多文明的欧洲人中间流行的谈话方式：你说话的速度稍微慢一点，立刻就会被不耐烦的对方用长篇大论一下打断，永远没有机会再把要说的话说完——这一切是如何不同啊！

这些野蛮人在谈话中间的礼貌事实上已经有些过分，因为这种礼貌不允许他们驳斥或者否认任何当他们面所讲的话。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确是避免了口角纷争；但是这样一来就很难了解他们的思想，也很难知道你给他们的印象是什么。凡是曾经尝试劝他们信仰基督教的传教士们都为此而大伤脑筋，认为这是他们使命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印第安人总是以极大耐性听你阐述福音书的真理，依照惯例表示赞许和同意；你当他们一定是深信不疑了。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那不过是他们的礼貌罢了。

有一次一位瑞典牧师把苏斯克罕纳族印第安人的酋长们召集在一起，给他们作了一次讲道，向他们叙述了构成我们宗教基础的主要历史事实：像我们最早的祖先由于吃苹果而堕落、基督为赎免罪恶而降临、基督的神迹和苦难等等。他讲完之后，一位印第安演说家站起来向他致谢。“你给我们讲的，”他说，“都很有道理。吃苹果的确不是好事。还是把苹果酿成酒好得多。你们不辞劳苦远道来到这里把这些从你们的母亲那里听来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胜感激。为了答谢，我也想给你们讲一些我们从我们的母亲那里听来的话。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完全依靠兽肉度日，如果打猎所获不多，他们就不免挨饿。有一次我族的两位年轻猎人杀死了一头鹿，在树林里生起火来，想烤一点吃。正当他们要吃肉充饥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年轻的美貌女子从云端降落下来，坐在那边青山当中的一个峰头上。他们相互说道：这准是一位神仙，闻到烤肉的香味，想要吃一点；让我们送一块给她吧。于是他们把鹿舌献给女神；女神吃了觉得非常甘美，就向他们说道：‘你们的好心将要得到酬报；过十三个月再回到这里来，你们将找到一些对你们很有好处的东西，可以养育你们和你们世世代代的子孙。’这两位猎人照她所说的做了，到时候，使他们惊异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些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植物。从那时候起，我们印第安人就不断地种植这些植物，这些植

物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好处。在女神的右手所碰到的地方，他们找到了玉蜀黍；在女神的左手所碰到的地方，他们找到了菜豆；在女神坐过的地方，他们找到了芋草。”这个故事使那好心的传教士感到非常厌烦，他说：“我给你们讲的是神圣的真理；可是你们却对我讲了一大套无中生有的乱编的瞎话。”这把那印第安人弄得不高兴了，他回答道：“老兄，看起来你的朋友没有能给你应得的教育；他们连普通的礼节也没有好好教导你。你自己也看见了，我们是懂得而且实行这些礼节的，因此你所讲的那些故事，我们全部相信；为什么你就不相信我们的呢？”

如果有印第安人来到我们的城镇里，哪怕他们希望悄悄的来去，我们白人还往往要拥挤在他们周围，死盯着他们，使他们感觉很不方便。他们认为这是极不礼貌的，是由于缺乏礼节和举止方面的训练而产生的结果。他们说：“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有好奇心。当你们来到我们城镇里的时候，我们也很想有机会看看你们；可是为了想看你们，我们把自己藏在你们要经过的丛林后面，而不是硬挤到你们的身边来。”

他们在进入彼此的村子的时候，也有一套规矩。行路的陌生人如果事先不通知就突然进入一个村子，这也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因此，在来到声音可达的距离之内，他们就停下来高声吆喝，等得到邀请之后再进去。通常总是由两位年老的人出来把他们领进去。每一个村子里都有一座室屋，叫做“陌生人住所”。把他们安顿在那里之后，两位老人就挨户去通知所有的居民，告诉他们有客人来到，可能感到饥饿疲乏；然后大家就都拿出多余的食物和供寝息的兽皮来给客人送去。当客人们吃够了，歇够了，他们就把芋斗和芋草拿来。只有到这个时候，谈话才开始。先问客人的姓名，要到哪里去，有什么新闻等等；最后，如果客人们需要向导或者其他为继续赶路所必需的东西，他们总是表示愿意效劳；对于这一切招待，他们不索取任何费用。

这种慷慨好客的表现，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主要美德，就是平民也照样遵守。以下的话是我们的翻译康拉德·维瑟给我讲的，可以说明这点。康拉德是自小在六部族中间长大的，摩赫克语言说得很好。有一次他要穿过印第安地区，把我们州长的一封信带给在俄纳东加召开的会议。中途他去造访一位老相识卡纳萨铁葛的住所。他的老朋友拥抱他，铺好兽皮请他坐下，在他的面前摆了一些煮豆和兽肉，还用水冲了一些甜酒请他喝。当他吃饱了点

起芋斗来的时候，卡纳萨铁葛开始和他交谈：问他自从上一次见面以来这么多年之间生活过得怎么样；这回从哪里来；这次旅行是为为什么事务等等。康拉德一一回答了。后来话慢慢谈不大起来了，那位印第安人为了继续谈下去，就说：“康拉德，你在白人中间住了很久，对他们的风俗相当了解。我有时候去阿尔班尼，看见他们每七天当中总有那么一天把铺子都关起来，全部聚集在一所大房子里。告诉我那是为了什么？他们在那里作些什么？”康拉德答道：“他们聚集在那里为了听取和学做好事。”“不错，”那印第安人说：“我敢说他们是这样告诉你的，他们也这样告诉我，可是我对他们说的是不是真话有点怀疑，不妨把我的理由告诉你。最近我去了一趟阿尔班尼，为了卖掉些兽皮，买进一些毯子，小刀，火药和甜酒等等东西。你知道我从前一向是跟汉斯·韩森作交易的，可是这回我有点想跟其他商人做作买卖看。不过我首先还是去找汉斯，问他肯出什么价钱买獭皮。他说他至多只能出四先令一磅。‘可是，’他又说了，‘现在我不能谈买卖；今天是我们聚集在一起学做好事的日子，我得开会去。’我自己一想：‘反正今天作不成买卖了，不如也跟着去看看开会罢。’于是我就跟他去了。的人站在那儿给大家讲话，一上来就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可是我不懂他说些什么，后来我看见他总在瞧我和韩森，我想他可能是看见我在那里所以生气了，于是我就走出来，坐在房子附近，打起火来抽我的芋斗，等他们散会。同时我又仿佛听见那个人也提到什么獭皮，所以我就找着我那位商人。‘怎么样，汉斯？’我说，‘我希望你现在肯给我比四先令一磅更高一点的价钱了。’‘没有的话，’他说：‘我连四先令也不能给了，我至多只能出三先令六便士。’于是我又去找另外几个买卖人，可是他们异口同声，都是三先令六便士，三先令六便士。这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猜想是正确的，不管他们怎样假装说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学做好事，他们真正的目的无非是在獭皮价格上叫印第安人上当。你只要想一想，康拉德，一定也就会同意我的看法。如果他们果真常常聚集起来学做好事，那么用不了等到现在也应该学到一些了。可是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学到。你是知道我们的风俗的。如果一个白人在穿过我们的区域的时候走进一家人家，我们接待他就都和我现在接待你一样。如果他淋湿了，我们帮他擦干；如果他觉得冷，我们让他取暖；我们给他肉和饮料，使他消除饥渴；我们铺开柔软的兽皮供他休息睡眠；这一切我们都不要报酬。可

是，如果我到阿尔班尼任何一个白人的家里去要一点食物和食料，他们上来就说：‘拿钱来！’假如我没有钱，他们就说：‘滚，你这印第安狗！’你看他们连这点小小的好事都还没有学到，这些事情我们根本用不着开什么会来学习，因为从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起，我们的母亲就已经教给我们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开会不可能是为了他们所说的那种目的，也不可能产生他们所说的那种效果。他们聚在一起无非是要想出些办法来在獭皮的价格上叫印第安人上当罢了。”

### 布莱德邵的墓志铭<sup>①</sup>

以下的铭文是三年前在一尊砲上辨认出来的。那尊砲装置在牙买加岛马萨市雷附近的一座高峰上，旁边不远就是布莱德邵主席骨灰安葬的地方。所以葬在这里是为了避免遭到复辟时期对一切参与杀害国王的人所进行的疯狂报复。

陌生人，  
在你走过之前，请仔细地观察一下这尊砲，  
**也请你注意**  
在砲位附近就安放  
约翰·布莱德邵的  
骨灰。  
他，高贵地超越了一切自私的顾虑，  
对宫廷的华丽夺目的场面、  
恶意的诽谤和君主恐怖的报复表示同样的鄙夷，  
以主席身份领导那一批杰出的

---

① 约翰·布莱德邵是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英王查理一世被他所主持的最高法庭判处死刑。这篇墓志铭发表于 1775 年，很多学者根据各种材料断定这是富兰克林的作品，虽然富兰克林自己没有公开承诺。所谓牙买加岛云云都是虚讲之词，布莱德邵事实上并没有葬在那里。据约翰·亚当士和杰弗逊回忆，富兰克林曾建议把墓志铭的最后一句“反抗暴君就是服从上帝”刻在美国国旗上作为箴言。——编者注